



意林

新武侠

他，是高冷剑客，却唯独对她有求必应。

纵它风雨路途远，江湖笑傲我红颜。



她，是星宿女官，

WANGXING JI

却唯独看不出他的命星。

前尘旧梦

不如今世续缘

浪迹人间

江湖
之

流星记

二两作品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意林

新
武
侠

江一
湖两
之

一
雨
作
品

流星记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两江湖之望星记 / 一两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7.12
(一两江湖)

ISBN 978-7-5498-3425-9

I. ①一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3862号

望星记

WANG XING JI

著 者 一 两
项目出品 意林新武侠
出 版 人 孙洪军
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
责任编辑 施 岗 孙 瑜
总 策 划 蔡 燕
丛书统筹 黄 磊
策划编辑 黄 磊
特约编辑 廉荣臻
设计总监 资 源
封面设计 资 源
美术编辑 孔凡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200 千字
印 张 7.5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
邮 编 130062
电 话 总编办 0431-86012616
发行科 0431-86012602
网 址 www.jlsycbs.net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425-9 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十年后，那个更好的自己

—

2007，2017。

十年。

在这十年里，你做了些什么呢？

我猜，你上了一些课，考了一些试，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，去过一些好玩的地方，吃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听过一些好听的情话……2007你还小，2017你已经长大；2007你还年轻，2017你已经变得成熟。

十年啊，这么快，又这么长。

我在2007的时候，在网络上传了我的最新系列——一两江湖。当时只当是编辑分派的额外任务，一面懒洋洋上传，一面嘀咕明明只有埋头码字才是正事。

那时候的我，完全没有想到十年后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故事陪在我身边，在我每一次打滚求抱求安慰的时候，都在。

从不离开。从不拒绝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花开花落，花落花开，一直到了2017。

2017的春天里，黄磊告诉我，他要重做“一两江湖”系列。

对，他说的是“要”。帅爆了是不是？

于是，“一两江湖”系列重做了，你看到了这本书。

二

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套书，大概是我做过的最任性又最正确的事情。

“一两江湖”系列这名字超赞的是不是？（说“是”。快。）

就像我已经想不起来“一两”这个名字的来历一样，我也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要取这个系列名了……做设定的时候，就是想写一个没有刀光剑影，专职谈恋爱的江湖。

小时候看古龙的武侠小说，江湖恩怨全当浮云，最动心处莫过于男女主角谈情说爱，最闷心者莫过于男主角和好几个女主角谈情说爱，合上书常常感到意犹未尽——这大概就是我会拿起笔的原因。

“一两江湖”系列是我为自己织的梦。

梦里有我最爱的人物，最爱的风景，最爱的食物，最爱的情怀……所有我喜欢的，一股脑儿全塞进来，满满胀胀，满心欢喜。好爱它。

每个人心底都有这样的梦吧？

如果问我2007年以前最正确的人生决定，毫无疑问是写了“一两江湖”系列。

那么2017年的实体书出版显然是最幸运的人生礼物。满足地笑。

三

鲁迅先生说，写出来是为了忘却。

是的，在文末画上的最后一个句号，就是和书中人物说的一声“再见”。

现在，真的再见面了。哈哈。

《红线引》《绿离披》《菩萨蛮》《锦衣行》《染花身》《风荷曲》《发如雪》《琵琶误》《望星记》，包括一直想写而未写的《玉萝姬》……“一两江湖”的故人们，没想到，我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。

原版因为有字数限制，有些情节来不及展开，或者是以我当时的水平没有能力将其展开，在新版里都相应进行调整，补充原有的枝干，使其焕然一新，有了独特的光彩。你读它，无论是旧友还是新知，都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。

改稿是多么痛苦的事啊，可以排进人生苦恼的前三名！可是这一次，我拿起笔，不是和痛苦相遇，而是和过去的故事相遇，和过去的人物相遇，并最终，和过去的自己相遇。

隔着光阴的屏障，我在这端，她在那端。

相视，微笑。

有时候好想抽打她，“太烂了怎么能写成这样”，有时候又想抱住她，“呜呜呜，写得好好，你怎么做到的”……

时刻精神分裂，甚是销魂。

四

十年来我所干的事情，总结起来，就像是从花朵中提取香氛，制成香水。我搜罗所有能捕捉到的一切，柔和的风，清凉的雨，

盛开的花，初升的月，牵手时彼此掌心的温度，相视时眼底温柔……从里面汲取出一丝丝美好，提炼成文字，变成故事。

爱与生命的重量，这个主题我想我会永远写下去。

当你合上书，会想抱一抱身边的人，或者，找一个人好好抱抱，又或者，只是单纯觉得风很柔和天气很好——谢谢你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了。

五

拿起这本书的你，是十年前的老朋友，还是十年后的新朋友？

如果你当年恰好读过，而今天又刚好拿起，那么，来抱一个吧！为十年前的相遇，也为此时此刻的重逢。

如果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那么，感谢你选择这本书，希望书中的爱与感动不会让你失望，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。

让我们从这里开始，一起走下去好吗？

走过下一个，更好的十年。

一起预约十年后，那个更好的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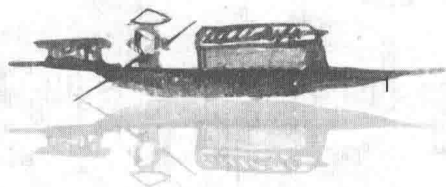
十年后依然十八岁的一两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扬风寨	001
第二章	问武院	023
第三章	星寮	045
第四章	观星	069
第五章	第一女官	093
第六章	醒梦	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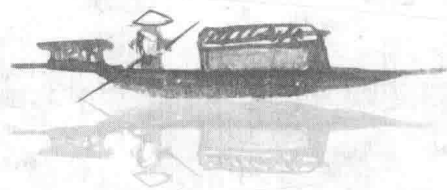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七章	命星	141
第八章	光阴教	165
第九章	困仙	193
尾声		209
番外		217





揚風寨

第一章



这世上有很多我想去做的事。

比如唐从容那般厉害的易容术，比如唐且芳那般厉害的毒功，比如央落雪那样的医术，比如楚疏言那样的阵法，比如百里无忧那样的美貌……好吧，我承认最后一个我是永远也做不到的。

父母给我的脸就是如此。虽然我对他们一无所知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想学阿蛮的厨艺，想像百里无双那样，在身上练出无形剑气，眉心有一道红芒，看起来非常飘逸。

再不然，跟花千初学做衣服也好。

世上有这么多有趣的事，为什么我偏偏要在这里？

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剑。

这个男人，偏偏硬要把剑往我手里塞：“握着它，你会有感觉。”

我只好握住。

“静气。”

静气。

“凝神。”

凝神。

“眼睛闭上。”

好，闭上。

他的脸仍在眼前，面庞光洁，像瓷器一样在暮色里发出微矇的光，眸子冷厉，像昨晚的那场雪。

“眼睛闭上。”

他重复了一遍，但声音没有起伏和不耐。他或许是个木偶，有某个厉害的法师在后面操纵着他。

唉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即使是对抗也是无趣的。我闭上眼睛。森然寒气忽然从面前掠过，本能地，我往后一仰。一缕头发从他的剑锋上滑落到地上。

“靳初楼！”不要以为打不过你我就不会生气，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要躲，拿起剑。”这个木偶道，“我出五成力。”

什么？明明昨天还只是一成！

然而不容我开口，剑光已经逼了过来，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，狼狈地满地滚，衣服已经“嗖嗖”破了好几道口子，绝对见红了，疼痛难当。渐重的夜色里，他的眼神冰冷，手上剑招没有一丝留情，我把心一横，扑在地上。

“咻——”

剑尖在我的胸前停住，刺破了衣襟，冰冷的剑锋直抵皮肤。

我喘息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有本事杀了我。”

剑锋停顿了一眨眼的工夫，在我以为自己以毒攻毒的计策成功的时候，他的手轻轻一动。

剑锋刺进我胸膛。

剑锋冰冷，鲜血滚烫，痛到刻骨。

这样痛……这样痛！

醒来时是在我自己的屋子里，炭火烧得很足，很暖。夕儿正替我盖好被子，见我睁眼，道：“我去叫夫子。”

“别——”

我伸手扯住她的衣袖，这样简单的动作让我的胸口撕裂了一样疼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夕儿轻柔却不容置疑地把我的手拿开。我知道的，他的话对于夕儿来说，根本就是神谕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进来第一句这样问。

“……还活着。”

“那一剑当然要不了你的命。”他道，“我问你昏过去时怎样？有想起来吗？”

我微笑，一字字道：“我昏死过去时唯一的念头，就是做鬼也不会饶过你。”

这显然不是他期待的答案，他站起来，吩咐夕儿：“照看好她。”

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好处，是再也不会有人逼我练剑。

夕儿每天照顾我一日三餐，有时开解我：“夫子是急了些，但，他等太久了。岑姑娘，你不要怪他。”

下一句，她一定会说：“请你帮他。”

他险些杀了我，还让我帮他。这姑娘看起来清秀聪敏，怎么脑子里这样糊涂？我咬着筷子笑了笑：“夕儿，你喜欢靳初楼吧？”

她那双握剑都不会颤的手，扶着托盘轻轻一抖，咳了一声：“我景仰夫子。”

“那你喜欢他吗？”

“岑姑娘，菜快凉了。”

“应该是喜欢吧，”我凑近她一点儿，“是吧？你这是默认吧？”

“岑姑娘！”夕儿站了起来，我手忙脚乱地扶住托盘，免得饭菜倾到被上，她的脸色不太好看，“请自重。”

啊，果然不愧是靳初楼一手带出来的得意弟子，这种冷腔冷调都学得十分到位。

“好啦好啦，我不说，好夕儿，帮我倒杯茶。”

她站着，身体有些僵硬，一时不想原谅我的无礼。

“我吃好喝好，才能好起来。我好起来，你家夫子才能继续折腾我。是不是？”

提到靳初楼，她就会妥协，这简直是比较吃粥就要拌辣椒末还要自然的事。

谁知我竟错了。靳初楼要折腾我，并没有等到我好起来。这天清晨，天边刚刚泛出鱼肚白，我的睡意涌来，把看了一晚的小说抄本塞到枕下，被子拉过头，正准备去见周公，蓦地喉咙一紧，一条软绵绵的鞭子勒住了它。

“喂……”

我吃力地只能发出这样一个字，血气逼到面颊，脸上肌肤像有针在扎，喉头火热，透不过气来。鞭子不肯放松，我的视线渐渐模糊。天光漫进屋子，靳初楼就在床边，眸子一如既往地不带任何感情。他本人就是一把剑，冷血，无情，锋利。

……如果就这样被你玩死，我下辈子也不会放过你，靳初楼！

我努力用眼神说明我最后的心愿，喉头一松，“咻溜”一下，鞭子收了回去。

空气进去，肺拼命膨胀，一下呛得我大咳特咳，像要把心肝都

咳出来。每一下震动都牵动伤口，我流下泪来，不知是因为咳还是因为痛，或者两者兼有。

“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声音也同它的主人一样，冷冰冰，毫无感情。

“看到一张……我最不想看到的脸。”这句话真说得辛苦，我的伤口一定裂开了。

他沉默了片刻。沉默的时候嘴角抿得很紧，这显示他是个不会轻易说真心话的人。却偏偏总要别人告诉他真心话：“告诉我，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。岑未离，只要你告诉我答案，我不会为难你。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想起来……”我痛苦地伏在枕上，“如果你捡我回来只是为了折磨我，那么麻烦你把我扔回去。”

他轻轻伸手抚摸我的脖颈，那个地方一定被勒得发紫：“岑未离，我想得到你的记忆。你不可能什么都不记得，或多或少，你的记忆里有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麻烦你告诉我记忆到底是何物。”我说着，忽然正色道，“——拿剑来。”

他的眼中掠过一抹流光，那一瞬的靳初楼看起来真是俊秀不可方物，他把剑交到我手里。我握着剑，闭着眼睛沉吟半晌，然后，飞快地向他刺过去。

狭小空间里，他避无可避，说什么我也要捞回一点儿本。但他没有避，两根修长的手指搭住了剑，我的手再也不能往前半寸，受伤的身体已经达到极限，喷出一口血，我昏了过去。

从他手里解脱的唯一方法好像就是昏死过去。

只是醒来仍然要面对他的逼问。

“记得剑吗？”第一次醒来，就面对他这样的问题，“还有一间深长高大的屋子，烛光昏黄，一个女人坐在那儿哭，你，记得吗？”

当初的我眨了眨眼：“这位大哥，你在讲鬼故事？”

他的眼神一下子冷下来。是的，最初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他的眸子深处有一种热切的光。那一瞬间我曾经判定他是个温暖的人。当然，我为自己错误的判断付出了代价，现在我知道了，那种眼光只在我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之后才会看到。

他狂热地、痴迷地想从我身上找到什么，可要命的是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。

我没有记忆。醒来就在这个名叫“扬风寨”的地方，他是我此生见到的第一个人、第一张脸，是我此生听到的第一个声音，当然也是我此生遭受的第一个磨难。

无计可施之际，我只有继续保持昏迷状态，夕儿觉得情况不妙，头一次在我未睁眼前就喊来了他。我的手被从暖被里拉出来，他的手指落在我的脉门上，半晌，他收回手：“从现在起汤水都不用喂了。”

——被识破了。真不甘。我睁眼，刚好迎上他的视线，立刻申明：“我伤得很重。”

“放心，不会送命。”

这个人，是没有感情，也没有人性的。我再一次肯定这一点，望定他，慢慢道：“靳初楼。”

他上过一次当，并不轻易激动，只望定我。

“……我刚才好像做了个很奇怪的梦。”顿了顿，但他没反应，我只好自己继续，“梦见我在一座大房子里……穿来穿去，总

找不到出路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声音中有一丝很不容易为人察觉的紧绷，很不巧，我偏偏察觉了。揉揉太阳穴，我皱眉道：“我走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一间大屋子，里面有人正在练剑……”我抬头看他，“我一直看不清那个人的脸，可是，我认得他的剑……靳初楼，他的剑跟你的一样。难道我以前真的认识你？”

他静静地瞧着我：“你真的在做梦。”声音如往常一样冷静和笃定，再没有令我窃喜的轻微颤音，我愕然，不知哪里露了馅。

“这把剑是百里送给我的。”他淡淡道，“它不可能出现在你过去的记忆里。”

“那怎么说得准？也许我以前就是见过。”

“岑未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从前生活的地方，跟这里不同。”他轻轻把我的袖子撸上去一点儿，露出腕上系着的一条细绳，上面挂着一块小小竹牌，用繁复的字体写着三个字：岑未离。

这是我醒来时唯一随身携带的东西，靳初楼告诉我，这是我的名字。于是我便当它是我的名字。反正只是个叫法，岑未离或者靳未离或者曲未离我都没意见。

“这种字体，没有任何人认得。”

“我就认得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他无声地看了我一眼，手指从自己的领口钩出一样东西来，赫然是一块一模一样的小竹片，不同的是他上面的三个字是“靳初楼”。

我目瞪口呆了一下：“这就是你名字的由来？”忽然醒悟，“你也和我一样没有记忆？”